



《生活麻辣烫》主持人祝大汉走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耀国

我是在“八一”那天得到祝大汉去世的噩耗的，这自然使我想起他当兵时的模样。祝大汉原名祝云清，因为长得牛高马大，不管在部队或是地方，大家都喊他祝大汉。我和他既是同学，又同为战友，相交半个多世纪。他在部队分到步兵连，因为长得高大，自然分到炮兵排扛82迫击炮，这种随步兵行动的小炮，虽然比步枪重得多，但是扛在祝大汉肩上，却像吸水烟的竹筒一样。每当我看见在行军队列里鹤立鸡群的他，扛在肩上的钢炮摇晃着，士兵用的腰带把肚子箍成两半，就忍不住发笑。别看祝大汉肚大如缸，里面装的不仅有脂肪，还有数不清的故事和笑话。他复员后在长航干摄影工作，恐怕算是最早拍摄三峡风光，也是重庆最早使用反转片和彩照的摄影师，出版过好几本画册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当时时兴挂历，他的不少照片被选用。祝大汉的高光时刻，就是在进入21世纪之初，他到重庆电视台《生活麻辣烫》栏目当主持人，由于这栏目在当时的影响，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电视台之所以选中他，无非是他语言的幽默风趣和睿智。

我和祝大汉相处多年，凡是朋友相聚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主讲，没有人插得进话。他可以从早说到晚，说得嗓子发哑。不管在座的有无达官显贵和文坛泰斗，他都旁



颇有人缘的祝大汉

若无人，话语如长江的流水滔滔不绝。他学历不高，读的书也不多，他的知识多来自民间，以及他对生活的感悟。有一年，《红岩》文学杂志召开“长江笔会”，邀请了全国一些著名作家，如陆文夫、高晓声、周克芹、苏叔阳、叶文玲、化石……我拉他上船当导游，他对三峡景点的熟悉，加上他丰富的想象力，哪怕是一块石头，他都能生发出许多生动的故事，使这些作家非常感兴趣，不愿意再谈文学了，只想听他来自生活的真实故事。那时三峡旅游刚刚起步，缺乏导游，有外国游客上船，船长便叫他去充当导游。他讲话有个习惯，喜欢带把子（脏话），我不得不经常提醒他。他却说：“我带把子是为了加重语气，并且他们也听不懂。”有一次，遇到一个加拿大旅游团，翻译问他：“龟儿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龟儿就是你好。”搪塞过去，不过后来他也收敛了。由于他有丰富的三峡阅历和敏锐的艺术感悟力，我和他（还有电影的编剧冀那、先子良）集体创作了两部反映三峡的电影剧本《野马洲》和《同一条船上》。我们在上影修改剧本时，有一次到公共浴室洗澡，搓背工说：“你长这么胖，要收双倍价钱啊！”他马上怼了过去：“我长得胖，是将皮肤绷伸了给你搓，猪要刮毛，还要吹胀。那些瘦老头，皮肤打皱皱，你还要牵开搓，究竟谁费的功夫大？不行，我搓背你还得减半。”说得澡堂的人哈哈大笑。

祝大汉就是这样一个幽默风趣的人，许多尴尬的场面也因为他的幽默得以化解。我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，从重庆到武汉的船票很紧张，全国各地的作家、艺术家为了看三峡，不得不求助文联，我只好经常去找他。可能找的次数多了，他也感到为难。当我再次找他时，他将衣袖一挽，露出肥胖的手臂说：“耀国，你需不需要血？我可以输给你。血是我身上的东西，你要多少输多少。而船票我还得求人，不是自己身上的东西哪有这么方便？”

我被他逗笑了，从此不好意思再找他了。祝大汉还给我讲了一个笑话，在海员俱乐部有个守门的老头，整天绷着脸，从未见他笑过。有一天大家约好出去聚餐，路过大门时，有人提议，如果谁把看门老头逗笑了，这顿饭便不用出份子钱了。许多人去试了，老头仍然毫无表情。最后祝大汉走过去，在他耳边悄悄嘀咕了几句，老头突然爆发一阵嘿嘿的笑声。大家觉得奇怪，问大汉刚才对老头说了什么，祝大汉得意地说：“我对老头说，当年你跑船的时候，到过许多码头，一定有许多相好哟。”

祝大汉被重庆电视台相中，聘为《生活麻辣烫》栏目的主持人，使他的语言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在屏幕上带给观众许多欢声笑语。他和曾凡强搭档，一胖一瘦，就像上影的喜剧老演员殷秀岑和韩兰根，一出场就让观众忍俊不禁。曾凡强是专业演员，擅长表演，而祝大汉带有天然本色，谄熟方言俚语，两人相辅相成，使这档节目深受观众喜爱。然而，祝大汉却私下对我说：“如果电视台不要求我必须按照台本讲，让我自由发挥，不知还要让好多观众笑得透不过气来。”由于祝大汉拥有很多粉丝，一些商家纷纷邀请他当产品代言人。那时，走在大街上，许多公交车的车身上都能看到他的头像。

就是这样一个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人，竟突然走了，不得不使人感到惋惜和痛心。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他患有糖尿病，只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老年病，并未在意。前几年，有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祝大汉走了。我忙打电话给他家里，竟然是他亲自接的电话，我愣了一下，只好改口说：“明天你有空吗？我请你喝茶。”第二天，我约了一些朋友，到他住家附近的青龙广场喝坝坝茶。当然，这一整天的时间都交给他神侃了。所以，这次听说他去世的消息，开始我并未当真，直到看到他儿子发的讣告，我才信了。

起舞在田野上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萍

仲夏时节，稻田泼洒出一片新绿，泥色的田坝上铺展着一层绿油油的地毯，举目望去，俨然变身为辽阔碧绿的草原。清风拂来，稻苗摇曳，掀起层层绿浪，让久居南方的我，恍若撞见一场迤迳的草原风光。每逢这个时候，我总会走进稻田，赴一场沉浸式的稻田自拍之约，让大地做舞台，稻田做背景，夕阳做灯光，清风做音乐，满心欢喜，起舞在希望的田野上。

竹溪镇平溪村离城区较近，车程十多分钟，不一会工夫就远离城市喧嚣，回归一方静谧的田园。七月的太阳，即使近黄昏，也依然火辣，但整片整片绿得发亮的稻田映入眼帘时，我便全然顾不上额上直冒的汗珠子了。

选好角度，支稳三脚架，架好手机，连上蓝牙，调试好遥控板……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便在田坎上肢体舒展地翩跹起舞，摆弄起各种风格各种造型的最美姿势。时而手扶稻苗低头凝视，时而迈开双腿田间奔跑，时而手搭凉棚眺望远方，时而捻起裙角原地打圈……安静的、活泼的、甜美的、搞怪的，一溜儿轮番上阵，一边绞尽脑汁构思造型，一边准点按动遥控器，各种最美的画面，在手指轻触的一刹那，定格成永恒。

此时的田野，除了阳光、清风、虫鸣，

仿佛只属于我一个人，任我肆意舒展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或许这便是我热衷自拍的意义所在，不在乎第三双眼睛，可以随心所欲，而恰恰就是这种松弛，拍出来的照片，表情自然，姿势随性，意境深远，深得我心。

“天啦，女娃子，您不怕热呀！”突然，我的身后，传来洪亮的声音。循声回头，一位戴着草帽、身材瘦小的七旬老太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正满脸慈祥地站在田坎的一角。老人古铜色的脸上，皱纹纵横，透着日头晒出的一股潮红，浅笑之中，悄然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。瘦弱的肩膀上，搭着一块有些发黄的帕子，手上还拎着一个外皮黄绿相间的半老南瓜。老人嗓门洪亮，底气十足，那句简单的问候声，似乎穿透了整片稻田。

“还好，您老也不怕热啊？”我笑着回应。“我们是习惯了，不怕热，你细皮嫩肉经不住晒哦，快进屋歇一会，等太阳落山了，再出来。”老人家见我满脸通红，汗水直淌，热心地招呼着，“我家就在旁边呢。”盛情难却，我放下道具，跟在老人家身后，走进她家躲太阳。

房子半掩着，没有上锁，老人家推门而入。家里甚是干净，屋头一角，摆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南瓜。老人家先打开电扇，又拖出小椅子，习惯性地用手拍了拍，热络地招呼我快坐。落座其间，透过她家大门，我举目望去，一袭平整的稻田，尽收眼底，满眼的绿色，青翠欲滴。远山层峦叠嶂，像极了宫崎骏漫画中的景致。

“来来来，新鲜花生，水煮的，好吃。”老人家端出一盘还带着泥土清香的煮花生，慢慢坐下来，打开了话匣子。

老人家告诉我，门前这一方稻田是她家的，已经好多年没耕作了，村里流转土地，全部交给了种粮大户。老人家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北京开馆子，老伴走了好几年，她不愿进城，就一直守在老家。如今不再种庄稼，就种点小菜自己吃。

“过去种庄稼好恼火，犁田、栽秧、打药、拔谷子、晒谷子，全是人工。现在好安逸，有机来帮忙，科技种田，又轻松，收成又好。哪像以往，人累得要死，戏也不好看……”老人家望着屋前的稻田，絮絮叨叨，回忆的闸门似乎再也关不住。

“现在农村硬是好，车子开到家门口，

田间地头都是水泥路，落雨天都不湿鞋。我们村里经常有游客来耍，村里的农家乐，生意好得打拥堂。我还经常去村里的农家乐帮忙，洗碗，择择菜，做点轻松的活路，一天还能挣个几十元呢，这事一直不敢让我儿子晓得。”老人家说到这里，压低了声调，似乎稍微一大声，就会泄露了重要机密一样。

平溪村是再生稻示范村，近年来，村里实现统一管理，村企合作，已经辐射带动了数千亩。每一年稻谷成熟季，金色稻田，风景迤迳，大自然用最饱满的色彩描绘出一片丰收的画卷。尤其夕阳西下，稻田与天边的晚霞相互映衬，白瓦红墙的村舍掩映其间，俨然漫画中的田园美景，吸引着很多人前来打卡留影。

“现在享福哦，不种田，还能收钱，还当起了跷脚老板。”老人家说到这里，忍不住打起了哈哈，爽朗的笑声绽开了一脸的皱纹，乐成了一朵花。她乐滋滋地补充道，这段时间，她家稻田简直像个热闹的舞厅，拍照的，直播的，来了一波又一波。

太阳要落山了，天边泛起五彩的晚霞。田野里，戴着草帽扛着锄头的农民，陆陆续续出门，他们奔向希望的田野，开始夏季的错时劳作。我告别热情的老人家，拿起自拍神器，重新来到田坝上。我要继续起舞，定格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田野之美。

